

梁实秋

梁实秋先生最经典的散文作品集

梁实秋  散文集



梁实秋

第四卷

《雅舍散文拾遗（三集）》

梁实秋◎著

梁实秋

梁实秋先生最经典的散文作品集

# 梁实秋散文集

第四卷



梁实秋◎著

梁实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实秋散文集. 第4卷 / 梁实秋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387-4700-3

I. ①梁… II. ①梁…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77703号

出品人 陈 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选题统筹 邓淑杰  
责任编辑 刘瑀婷  
助理编辑 闫松莹  
装帧设计 李 斌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 梁实秋散文集

### 第四卷

梁实秋 著

---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http://www.shidaicn.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375千字 印张 / 27

版次 / 2015年3月第1版 印次 /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68.00元

---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 目录

## 雅舍散文拾遗 三集

- 003 傅东华译《近世文学批评》
- 010 耿济之译托尔斯泰的《艺术论》
- 019 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
- 029 《学文》的意义
- 031 诗的四个时代
- 034 对于民族主义文学的要求
- 038 读《冰心全集》
- 040 零星
- 044 《骄傲与偏执》序
- 047 济慈的一封信
- 049 自信力与夸大狂
- 054 整顿高等教育的几点意见
- 057 文学与历史的背景
- 061 算旧账与开新张
- 065 读《北平教育界同人宣言》

- 069 “漪沦”
- 073 《自由评论》编后记
- 077 第二期 [1935年11月29日]
- 078 第三期 [1935年12月6日]
- 078 第四期 [1935年12月13日]
- 080 第五期 [1935年12月20日]
- 080 第六期 [1935年12月27日]
- 080 第七期 [1936年1月3日]
- 082 第八期 [1936年1月10日]
- 083 第九期 [1936年1月17日]
- 084 第十三期 [1936年2月28日]
- 085 第二十七期 [1936年6月5日]
- 085 第三十三期 [1936年7月17日]
- 088 第三十八期 [1936年8月22日]
- 089 第四十期 [1936年9月5日]
- 085 我对于学生运动的感想
- 090 弱国的外交
- 093 政局之一线光明
- 095 《宪法》上的一个问题
- 098 我也谈谈“胡适之体”的诗
- 100 诗的意境与文字
- 104 《列宁的艺术观》序
- 105 《农人皮尔斯之幻梦》
- 111 谈谜
- 114 五月四日
- 119 歌谣与新诗
- 123 书评
- 129 答“一个小公务员”

- 132 再论《宪草》第一条
- 135 我们要公道!
- 139 谈《咆哮山庄》
- 143 二中全会的收获
- 146 秩序与规律
- 148 广西问题平议
- 150 安内欤? 攘外欤?
- 153 学生运动的转变
- 156 两点意见
- 159 出了象牙之塔
- 162 文学的时代
- 165 再论“文学的美”答朱光潜先生
- 174 说胖
- 177 谈儿童文学
- 180 “统一青年思想”?
- 183 关于读经
- 186 读经问题我见
- 187 中央与地方之关系
- 190 编者的话
- 《中央日报·平明》发刊词
- 192 大沽口外
- 196 “与抗战无关”
- 198 说酒
- 200 拥挤
- 202 吃醋
- 204 为什么不说实话?
- 206 义愤

- 208 握手
- 210 小账
- 214 狗
- 216 看《凤凰城》记
- 219 梁实秋告辞
- 222 两种文学观
- 225 《新世训》
- 229 关于李杜的两本新书
- 234 文学的堕落
- 240 关于“文艺政策”
- 245 书法的前途
- 247 罗隆基论
- 259 杜甫的《客夜》
- 263 感伤纪行
- 268 演戏记
- 272 跃马中条记
- 279 相声记
- 282 考生的悲哀
- 285 火
- 287 推销术
- 290 电话
- 293 疟
- 296 杜审言与杜甫
- 302 钱的教育
- 305 房东与房客
- 308 市容
- 312 寂寞

- 314 沙发
- 317 送礼
- 319 画梅小记
- 321 雷
- 324 好书谈
- 327 法巡捕房的一幕
- 333 写信难
- 336 论宪政
- 341 论罢课
- 344 北平的垃圾
- 347 人民对于元首的态度
- 350 我的暑假生活是怎样过的?
- 354 《远东汉英大辞典》序
- 356 《论文学》序
- 365 《名人伟人传记全集》序
- 367 《新月散文选》序
- 369 《远东英英、英汉双解成语大辞典》序
- 371 《故都乡情》
- 374 爱国·读书
- 379 《最新实用英汉辞典》序
- 382 《悠悠蓝山》序
- 384 忆沈从文
- 386 我为什么要写作
- 387 抗战时的我
- 393 看萧云的画
- 395 丁香季节故园梦
- 397 还乡



- 399 清秋琐记
- 410 画北平
- 411 少年心 无处寻
- 414 闲话英语
- 417 文学的境界
- 420 《最新美国俚语辞典》序
- 422 《英文正误大辞典》中文版校订者序
- 424 “英文案头三书”序

---

# 雅舍散文拾遗

三 集

---



## 傅东华译《近世文学批评》

关于此书内容及其意义之解释，傅先生有一篇译序：

本书为美国琉威松博士（Ludwig Lewisohn）所原辑，原名*A Modern Book of Criticisms*，为“近代丛书”之一种，分法、德、英、美四部。

凡是辑成之书，辑者必抱定一个宗旨选择的。琉威松博士是一个人生主义的文学批评家；他以为文学决不能超脱人生而独立，所以他这书所辑的，尽是近代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赏鉴主义一派的批评。我们于此，可以略略窥见这派批评的名著的一斑。

我们于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批评之孰是孰非，可以不必下断语。不过我国年来的著作界，因处于盛唱以科学治文学的高调之下，已渐有一种畸形的科学的批评出现，所以译者以为这一派的批评名著的介绍，未必不是当今之急务。

在这短短的译序之中，有两点可以注意：（一）“琉威松博士是一个人生主义的文学批评家”；（二）于一九二五年十月，“我国……已渐有

一种畸形的科学的批评出现”。什么叫作“人生主义”？在西洋文学批评里，我还不曾见过这样一个名词。一九二五年我国有“科学的批评出现”，恐怕也是一件待考的事。

撇开这篇序文不论，请先论此书的内容。琉威松原有序文一篇，占原书四页，说明其编辑主旨及其立场，甚为显明。但不知何故，傅先生阙而未译，反易以自撰之“译序”。琉威松原序中很明白的说，此书的目的是在供给当时美国一般青年新进的批评家以攻敌的弹石。敌是谁？是摩尔教授（P.E.More）、白璧德教授（I. Babbitt）及谢尔曼教授（S.Sherman）。这三位教授是美国近代的人文主义（humanism）运动的代表。琉威松是站在反对人文主义的地位的。他编辑此书，也无非是想把反对（有意或无意）人文主义的文字聚拢在一起，以张声势罢了。我们读了此书，只能算是参观了此番论战之一方面的壁垒，并不能把它当作“近世文学批评”之一种公正无私的选辑。摩尔、白璧德、谢尔曼的著作是人所熟知的，他们的思想系统是肯定鲜明的，但与他们抗衡的势力则拥有极复杂的分子，有印象主义者之法朗士、勒美特，写实主义者之萧伯纳、高尔斯华绥，表现主义者之斯宾冈及无主义可说之曼肯等等，其立场不同，而其反抗人文主义的理想则同。如今由琉威松荟萃成编，使读者一目了然，这自然是很有裨于读者的。读者如愿知道这个问题的两方面，则我愿藉这个机会推荐下列一书：

Norman Forester: *Humanism in America*. Farrar and  
Rinchart, N.Y.1930 \$3. 50

这本书是人文主义方面的议论的总和。

琉威松所辑文字，凡四国二十五家四十七则，我现在并不要分别加以评衡。但是这一本《近世文学批评》译成中文之后有什么意义，我以为是值得研讨的。傅先生译序中所谓“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批评之孰是孰非”，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话。批评之有主观、客观，乃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在文学批评史上根本就没有“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别，更谈不到“孰是孰非”。不过此书所辑各篇，在大致上有一

共同色彩，似乎是都要把批评从“权威”中解放出来，而这“权威”似乎是由学院派的批评家或教授们所支持着的。此种解放的精神，在中国现代幼稚的文学界中，是否如傅先生所言，为“当今之急务”，颇是一个疑问。

琉威松所辑各篇，以印象主义之作所占的地位为最重要。开宗明义，就是法朗士的“灵魂冒险”学说。我以为中国现在所最不需要的就是印象主义。我在民国十五年二月写过一篇文章《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有段说：

中国近来文学批评并不多见，但在很少的文学批评里，大半即是“灵魂的冒险”。只要你自己以为有一个灵魂（其实不是灵魂，只是一副敏锐的神经和感官罢了），就可以到处去冒险。很少人把文学批评当作一种学问去潜心的研究。一般从事批评的人喜欢走抵抗最小的路，不在伟大的作品里寻出一个客观的标准以为衡论一切的根据，反而急促的结论，断定文学没有标准，美丑没有标准，善恶亦没有标准。现今流行的批评方式叫作“读后感”，譬如某甲死了母亲，作一篇小说来哭母亲，某乙读了勾动往事，于是也写一篇文字来哭他的哥哥。这篇某乙哭哥哥的文字便成了某甲哭母亲的小说的批评。印象批评做到了这个地步，便不成为批评。印象批评是浪漫的趋势的一部分，其主要原理即在推翻理性的判断力，否认标准的存在，其影响则甚大，可以转移全部的创作文学的趋向。在现今情感横溢的时代，印象主义也是很自然的结果。……

我在十五年二月认定印象批评是当时最时髦的批评方式而加以抨击，我所企求的是标准的建立，而傅先生于十四年十月写译序时所震惊的是“畸形的科学的批评出现”，乃译《近世文学批评》以为调剂。相隔不过四个月，当时文坛情形不致有多大剧变，而见仁见智，歧异

至此！

在现今我还是觉得印象主义的批评没有介绍提倡的必要。在《文艺月刊》第五卷第一期，我看见侍桁先生一段文章，标题是《印象的批评》，他的议论我以为是很可同情的。他说：

印象的批评是怎样的批评呢？据我所知多是一些读后感之类的东西。看过一本书，想到什么，便写什么，想到哪里，便写到哪里，完全根据一点普通常识，任意的讲来。不过这类的批评，却颇中一般的时好，写的人写得很爽快，看的人也看得很舒服，而且稍具有常识的读者，一定能够在其中得到同感，这岂不是快事？

加之，这类的批评，文章都是写得很流畅，偶尔加进几个术语，也算很雅的事，比起那所谓“学究的批评”，满篇净是些生硬的不大常见的字眼，自然是轻快得多了。看惯了这种像家族闲谈的批评的文章的人，会把那些学究的批评家恨之入骨的。

还有人主张批评要有名的作家来写，最为好看，因为既是一个作家，他总懂得点道理，并且他有创作的经验，可以不至于太冤枉了人。作家的话，有时会说得非常的巧妙得体，那是打死了批评家，他也说不出来的，所以作家的批评，比批评家的批评好看得多。

也有人说，外行的批评也不可全然轻视的，有时正可以表现出大多数人对于文学的意见，这种场合的批评是变了大众的文学常识的测验，已经不再是批评了。

我不大重视批评，也不觉得批评是怎么一种了不得的深奥的工作，甚至根本提倡不要批评，我也不反对。但如果批评是非要不可的话，那我就得主张批评是必要保持它独自的特殊的专门性的。像根据普通常识来测量一切的所谓“印象的批评”是绝对要不得的东西。

况且我们的批评界还是在极幼稚的时期中，所谓“学究的人才”根本就少有，在这种时候就来提倡什么所谓的“印象的批评”，那对于中国文艺批评界的前途，是非常危险的。

像法朗士之流都是饱学之士，他们的批评并非是“外行的人乱讲”，不过以法朗士“灵魂冒险”之说宣扬于幼稚的中国文学界，则诚如侍桁先生所虑，“是非常危险的”。

关于傅先生的译文，我以为也有该加以改正的地方。例如：

(1) 译本二二〇页：“麦盖尔先生原可做我们的大批评家之一的，但是他也主张‘官厅稳固’的，同多布孙一样。”原文是：

“Mr.J.W.Mackail might have been one of our major critics, but there again—he, too, prefers the security of a Government office, like Mr. Austin Dobson...”

其大意为：“麦盖尔先生原可做我们的大批评家之一的，但是他也因为做官地位较稳而宁愿做官，同多布孙一样。”

(2) 二二六页：“这当然不是说如今爱尔兰的作家仍须重新做起关于地球、关于太阳系中心、关于摆线，以及关于其余的事情的论著。”原文是：

“This is not to say of course that In Ireland writers are still likely to write of the earth as the centre of the solar system, of epicycles and the rest. ”

其大意为：“这当然不是设在爱尔兰，如今作家们或者还要把地球当作太阳系的中心，或是还会写出关于‘周转圆’及其他的事情。”

(3) 二六〇页：“纳斯金虽则误解喜斯勒，却仍不失为批评界的一个好人才，因为人人认为批评界的王的圣柏甫，也常错解巴尔扎克，错解斯通达尔，错解福罗贝尔，而微克忒、器俄的议论也不得谓为公允。”应改译为：“如其罗斯金误解惠色勒，却有很好的事物陪着他犯



同样的错，因为批评之王圣柏甫也曾误解巴尔扎克、斯丹达尔、佛劳贝尔，并且对于露俄也不公允。”

(4) 二九五页：“此人也犹之爱伦坡；他的事业，便是以一个有识见的艺术家再造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但他虽不过‘为人作嫁’，却是世界另外一个堪受颂扬的人，他所说的话都是适宜的，启迪的。”原文是：

“Here, as in the case of Poe, a sensitive and intelligent artist recreates the work of other artists, but there also comes to the ceremony a man of the world, and the things he has to say are apposite and instructive too.”

其大意应该是：“和坡的情形一样，他是以敏感有识的艺术家的身分来再造别的艺术家的作品。但是他也能以世俗之人的身分而出现，其所说的话是也很适当而有益的。”

(5) 三一〇页：第九行“我们的诗人”应改为“我们的朋友”（即承上文，指大学教授而言）。

(6) 三三〇页：“婆罗门的女儿，见侵略而愤怒，也不得不屈临市井了。”原文是：

“The angry daughters of the Brahmins descends to slang, the expletive of the continent, in her rage at the invasion.”

其大意为：“婆罗门的女儿，见侵略而愤怒，便屈尊而说出了俗话，俗话即有节制的人们的咒语了。”

以上数点都是从全书最后三分之一择出来的。老实讲，字句间的小错误实在不少，本文不能一一指出。但是最令人不满的倒还在误译，而在脱漏。例如：

- (1) 二三六页最后一行下脱漏一行；
- (2) 二三七页第十行间脱漏三行；
- (3) 二九五页第十一行“等等”二字，实际代替了原文廿三字之多；
- (4) 三一〇页第一行间遗漏八行；